

第七十三章 太監也可以改變天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那將領身上並未穿著甲衣，他的身後也沒有負著那把長弓，但饒是如此，範閑依然微微低下了頭，眯起了雙眼，才足以抵抗住對方身上所傳遞出來的濃濃箭意。

箭是用來殺人的，箭意卻不是殺意，隻是一種似乎要將人的外衣全部撕碎，露出內裏怯懦蒼白肌膚的氣勢。

以範閑強大的心神控制和實力，依然被這氣勢壓了一頭，自然說明這名將領的修為實實在在比他要高出一個層次。

...

征北大都督燕小乙，九品上的絕對強者，世上最有可能挑戰大宗師的那個人。

“大都督好。”

範閑堆起笑容，和緩地對燕小乙行了一禮。

燕小乙就站在長廊之下，雙眼裏幽深的目光就像泉水一樣衝洗著範閑的臉龐，他聽到範閑的話後並沒有什麼反應，聲音微嘶說道：“本將不日便要歸北，一想到花燈高懸日宮中武議時，不能與提司大人切磋一番。實在很是失望。”

所謂武議，便是由朝廷舉辦的拳擊比賽而已。這便是範閑的認識，而且他也清楚，在這樣一個以戰功。以武力為榮的國度，燕小乙如果真地發了瘋，一點不顧皇帝老子的臉麵，在殿上當麵挑戰自己...

燕小乙會發瘋嗎？範閑當然清楚長公主這一係的人都有些瘋勁兒，尤其是對方獨脈的兒子燕慎獨被自己指使那位可愛地十三郎捅死後。

自己能打贏燕小乙嗎？範閑捫心自問，又不可能在殿上灑毒霧，更不能用弩箭，正麵的武道交鋒，自己距離九品上的巔峰強者還是有一段距離。雖然燕小乙在殿上並不可能用他身負盛名的長弓，可是他不會愚蠢到認為。燕小乙一身超凡技藝全部都是在於那柄弓上。

所以如果一旦武議成為事實，就算老洪最後能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可是自己身受重傷是一定的。

今日軍情會議。皇帝陛下讓燕小乙提前北歸，這是應了範閑的要求，畢竟他連傷都不想受。可是看此時的情況，燕小乙的失望與憤怒根本掩之不住。

範閑忍不住笑了起來，對著這位軍中的實力派人物溫和笑道：“大都督。我以為你誤會了什麼。”

燕小乙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我隻是想領教一下範提司地小手段。”

範閑也沉默片刻，然後拱手說道：“當此太平盛世，還是少些打打殺殺的好。”

長廊之下。隻有範閑與燕小乙相對而立，一股危險的味道油然而生，但範閑清楚，在皇宮之中，燕小乙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出手地，所以並不怎麼擔心，用那雙清亮的眸子平靜地注視著對方。

“咳咳。”

傳來幾聲咳嗽的聲音，不是洪老太監，而是一個個頭有些矮。但氣勢凝若照山的人物，驟然出現在了二人身邊。葉重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心想這位來的正是時候，自己可不想與燕小乙再進行目光上地衝突。

“燕都督，範提司，此乃宮禁重地，不要大聲喧嘩。”

葉重執掌京都守備的時候，範閑還沒有生，燕小乙還在山中打獵，他的資歷地位放在這裏，說起話來地份量自然也重了許多。

燕小乙微微一怔，回首行禮。

範閑笑著問道：“葉叔，許久不見，在定州可好？”

有了葉重打岔，燕小乙便住嘴不言。葉重也瞧出了燕小乙與範閑之間的問題，他皺著眉頭，心想燕小乙獨子之死一直是個懸案，為什麼燕小乙就認定是範閑做的？

“下官還有公務在身，這便告辭了。”範閑趁此機會，趕緊脫身。

葉重荏了點頭。

燕小乙卻是緩緩說道：“冬範大人一定要保重身體。”

範閑心頭微凜，知道對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心底一股豪情上衝，拱手向天，哈哈笑道：“有上蒼保佑，不需燕大都督操心。”

燕小乙的笑容忽然間變得有些冰冷刺骨，他盯著範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這天，並不能遮住我的眼，範閑，你會死在我的手上的。”

此時眾人身在皇宮，葉重還在身邊，燕小乙居然狂妄到說出這樣威脅的話語。葉重忍不住皺了眉頭，但沒有說出話來。

範閑看著這幕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葉重是二皇子地獄父，如今早已是那邊的人了，隻是燕小乙居然在自己麵前毫不在意什麼，在這皇宮裏說要殺死皇帝的私生子，果真是囂張瘋狂到了極點。

他輕拂衣袖，仰臉自信說道：“燕小乙，我敢打賭，你會先死在我的手上，而且會死的無比窩囊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向葉重一拱手，再也不看燕小乙一眼，施施然地朝著宮門口的方向走去。

燕小乙眯著眼睛看著他漸漸遠去的背影，冷漠至極。

葉重也同樣看著範閑的背影，心裏想著，這位年輕人究竟是從哪裏來的自信？已經布置了幾年的安排，千萬不要因為範閑而產生一些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變化。他心裏這般想著，回頭望著燕小乙卻是歎了口氣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說道：“節哀順變，隻是在宮裏當心隔牆有耳，他...畢竟不是一般人，他是陛下的兒子。”

燕小乙臉色不變，冷漠說道：“我也有兒子。”

...

走到宮門處，範閑的臉色早已恢復了平靜，燕小乙與自己早就是個你死我活之局，隻是需要一個合適的地點時機來實踐，上一次他安排的局被洪公公破了，下一次自己會不會陷入燕小乙的局中？

還有那位王十三郎，殺了燕慎獨之後，便忽然消失無蹤，也不知道去了哪裏。

範閑心裏一麵盤算著，一麵出了宮城，然後並不意外地看到了身邊的大皇子，這位皇族之中唯一的軍方悍將。

“你和燕小乙說了什麼？”大皇子在他身邊壓低聲音問道。

“他兒子死了亂咬人。”範閑笑著應道：“說要殺我。”

大皇子眉頭一皺，微怒說道：“好囂張的口氣，他也不看看這是在哪裏？”

範閑思考少許後，對大皇子認真說道：“燕小乙反誌已定，我不認為陛下會看不出來，但你要小心一些。”

大皇子微微一怔，心想這反字...從何而來？

範閑上了馬車，往府裏行去，隻是這一路上還在想這個問題，皇帝陛下不會瞧不出來燕小乙洶湧的戰意與殺意，那為什麼還要放虎歸山，還不是將他枯囚京中？

很有趣的疑問。

他在心裏自嘲笑著，不知道多久以後，當燕小乙來殺自己，或者自己殺燕小乙時。這個天下肯定已經變得十分有趣了，而皇帝陛下打的那桌麻將，想必也會處於胡牌的前夜。

正月十五，慶國京都無雪無風。入夜後全城彩燈高懸，幹燥了的街道上行人如織，男男女女們借由美麗燈光地映照，尋找著令自己心動的容顏，躲避著令自己心厭的騷擾。小姐們帶著丫環麵帶紅暈地四處遊玩，識禮的年輕男子們保持著不遠不近地距離，靜靜看著她們遊玩。

這一夜，春意提前到來，街上不知脫落了多少鞋，那些手不知道摸了多少的柔嫩肌膚。尾隨與偵名。眼波流動與試探，就這樣在夜裏快樂進行著，被荷爾蒙操控著的人們。集體陷入了沒有媒人的相親活動之中。

而對於慶國朝廷而言，民間的歡樂並不能影響到它的肅殺，雖則皇宮的角樓也掛起了大大的宮燈，宮內也準備了一些謎語之類的小玩意供太後皇後及那些貴人們賞玩，即便連監察院那座方正黑灰森嚴的建築。也在範閑地授意下掛起了紅紅的燈籠。

可是依然肅殺。

因為軍方的調動早在十五之前就開始進行了，征北大都督引親兵歸北，要去滄州燕京一線抵擋北齊那位天下名將鋒利地目光。葉重也歸了定州。朝廷再次向西增兵，由剩餘五路中央軍中抽調精銳，補充至定州一帶，灌注成了一隻足有十萬人的無敵之師。

待春日至時，這十萬雄兵便會再往西麵進壓二百裏，名為彈壓，但若西胡與那些萬裏長征南下的北蠻有些異動，這些慶國無敵的兵士們便會覓機突襲，生生地撕下胡人的大片血肉來。

兵者乃大事。雖然隻是調動，尚未開戰，可是六部為了處置後勤事宜，早已忙碌了起來，不過好在慶國以兵發家，一應事務早已成為定程，各部間地配合顯得有條不紊，效率十分高。

在對外的時候，慶國總是這樣的團結，在此時此刻，沒有人還記得皇子間地傾軋，範閑的可怕。

範閑也忙碌了好幾天，因為監察院要負責為軍方提供情報，還要負責審核各司送上去的器械與兵器，各種事宜一下子都堆了過來。

好在有言冰雲幫手，所以十五的夜晚，範閑才有可能入宮，看了一眼傳說中的武議，殿上的決鬥果然精彩，慶國的高手確實不少...隻是少了燕小乙與範閑的生死拚鬥，眾大臣似乎都提不起什麼興趣。

而也沒有人傻到主動向範閑邀戰，因為他們不是燕小乙，他們不想找死。

...

正月二十二，朝中宮中因為邊境異動而緊張起來的神經已經漸漸習慣，漸漸放鬆了下來，日子該怎麼過就得怎麼過，該吃飯地時候還得吃飯，該穿衣的時候還得穿衣，總不能讓宮中的貴人們在大年節的時候，沒有幾件新衣裳。

所以宮中繡局派出了隊伍，去某家商號去接手遠自西洋運過來的繡布，因為東宮皇後並不喜歡去年江南貢上來的繡色，所以提前便請另訂了一批。

像這種不從內庫宮中線上走的額外差使，往往是主事太監大撈油水的好機會，單單是回扣和孝敬，隻怕都要抵上繡布價格的三成，出一趟宮，輕輕鬆鬆便能收幾千兩銀票進袖中。

往年因為二皇子受寵的緣故，這個差使都是由淑貴妃宮中的戴公公辦理。但今年二皇子明顯聖眷不若往年，而戴公公更是因為貪賄和懸空廟刺殺兩案牽連，被褫奪了大部分的權力，所以宮中的大太監們都開始眼紅起來，都開始活動起來，想接替往年老戴的位置。

不過隻是打聽了一下消息，包括姚公公、侯公公在內的大太監們都停止了活動，因為他們聽說，今年是由東宮首領太監洪竹負責。

洪竹姓洪，深得皇後信任，加上陛下似乎也極喜歡這個靈活的小太監，所以在宮中的地位一日高過一日，便是姚公公這種人，也不願意在洪竹漸放光彩的路上橫互一筆，所以選擇了退讓。

這日晨間，大內侍衛站在一家大商鋪的外麵禁衛，隻是卻不停打著哈欠，因為他們相信，沒有人會來找什麼麻煩，鋪子裏沒有什麼王公貴族，隻有一個太監而已...每每想到自己這些壯武之士，不能隨定州大軍西征，卻要保護區

區一個閹人，這些侍衛們的心情都不怎麼好，警惕自然也放鬆了很多。

...

二樓一個安靜的房間中，洪竹正仔細地端詳著繡布的線數與色量，雖然是撈回扣的好機會，可是替娘娘辦事，總要上些心。而至於這間東夷商鋪的東家掌櫃，則早已被他趕了出去。

洪竹的指尖有些顫抖，明顯心中有些不安，因為他不知道小範大人究竟什麼時候，又怎麼能瞞過侍衛的眼睛耳朵，與自己會麵。

便在他百般難受的時節，房間裏的光線忽然折了一下，光影產生了某種很細微的變化。

“誰？”洪竹警惕地轉身，卻沒有將這聲質問喊出口來。

穿著一身尋常百姓服飾的範閑，揉了揉自己易容後粘得生痛的眉角，對洪竹比了個手勢，然後從懷裏取出一塊玉玦遞了過去。

這塊玉玦，正是前些日子他想了許多辦法，才從洛幫手中搞到的那塊玉玦。

洪竹有些納悶地接過玉玦，看了一眼，覺得這玉玦看著十分陌生，但似乎是宮中的用物，而且這種製式與玉紋總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。

“這是東宮的東西。”範閑輕聲說道。

洪竹抿了抿嘴唇，說道：“我要怎麼做？”

範閑說了一個日期，皺眉說道：“太子每次去廣信宮，應該是這個日子，你在宮中消息多。看看是不是準確的。”

洪竹回憶了一下，又算了一下，然後點了點頭。

範閑放下心來，這個日期是這些天裏王啟年天天蹲守那個宗親府得出的結論。那個宗親府負責往宮中送藥，日期基本上是穩定的。

範閑盯著洪竹的眼睛，說道：“繡布入宮後，按常例，東宮會分發至各處宮中，你應該清楚，皇後如果讓宮女送繡布至廣信宮是什麼時辰。”

“一般是第二天的下午。”洪竹有些緊張，不知道這件事情和繡布有什麼關係。

“很好，你負責采辦，那就把這批繡布入宮的時間拖一拖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把時間算好。要保證東宮賜繡布入廣信宮時，恰好太子也在廣信宮中。”

洪竹握了握臉上那顆發癢的小痘子，疑惑問道：“這有什麼用處？”

範閑沒有回答。洪竹若有所思地看著手中地玉玦，忽然詫異說道：“這...好像是娘娘以前用過的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閑認真吩咐道：“是你手下那些小太監偷偷賣出宮來。”

“這些小兔崽子好大的膽！”洪竹渾然忘了此時的情形，下意識裏回到東宮首領太監的角色，惡狠狠說著，他是大太監。有的是撈錢的地方，自然用不著使這些雞鳴狗盜的手段。

然後他忽然醒過來，心知小範大人絕對不會是讓自己整頓東宮秩序這般簡單。他看著範閑似笑非笑的臉，顫著聲音問道：“這塊玉玦...怎麼處理？”

“放到送繡布入廣信宮的那個宮女屋中。”範閑想了片刻後，歎息說道：“接著要做地事情很簡單，你讓皇後娘娘想起這塊玉玦，然後會發生什麼？”

洪竹是個聰明人，馬上明白了過來，但是還是沒有將這整件事情與廣信宮聯係起來。

隻是範閑沒有更多的時間解釋，他聽著樓下傳來的腳步聲，湊到洪竹耳邊叮囑幾句。讓他什麼都不用管，隻需要把這三件事情做到位便成，什麼多餘地動作也不要，千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不要被牽扯進去了。

門外傳來叩門之聲，範閑一閃身，從這個房間裏消失。

商鋪的東家恭恭敬敬地進門，詢問這位公公還有什麼吩咐。

洪竹看著空無一人的身邊，忽然間有些失神，片刻後想到範閑的囑咐，皺著眉頭，擠著尖細地嗓子說道：“這布...似乎與當初娘娘指名要的不一樣啊。”

那東家一愣，心裏直是叫苦，說道：“公公這話說的...咱一個小生意人，哪裏敢蒙騙宮裏地貴人。”

說話間，便是幾張銀票硬塞進了洪竹的衣袖裏。

洪竹眼光瞥了瞥，有些滿意數目，隻是依然不能鬆口，皺著眉說道：“這花色裏的黃旦是不是有問題？看著有些偏差...尤其是這幾幅緞子的用線，怎麼就覺得不夠厚實。”

“哪裏能夠？”東家在心裏罵了句娘，苦著臉說道：“這是正宗西洋布，三層混紡三十六針，再沒有更好的了。”

洪竹啞啞一笑說道：“是嗎？不過不急，你再回去好好查查，過些日子我再來取。”

東家急了，說道：“公公，這是宮裏皇後娘娘急著要的，晚了日子，不止小的，隻怕連您也...”

這話洪竹聽著就不高興了，把眼一瞪，陰沉說道：“你給我聽清楚了，這布宮裏什麼時候要，就等看我什麼時候高興...娘娘是什麼身份，哪裏會記得這些小事！”

說完這話，洪竹拂袖下樓而去，臉色大是不善。

那商鋪東家跟在後麵，隻道自己得罪了這位大太監，心裏連連叫苦，暗想不知道這拖上幾日自己也要往這太監身上塞多少銀票。他哪裏知道，洪竹的臉色不善，是因為...他心中害怕，而且興奮。

洪竹知道自己與小範大人在做什麼事情，更清楚自己區區一個小太監，也有可能改變慶國曆史的本來面目。他地心不是太監，而是個讀書人，讀書人最想做的就是治國平天下，而時至今日，洪竹終於感覺到，身為一個太監，其實也可以改變這個天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